

## 旁觀者

「欸！你看，有隻蜘蛛爬過來了耶，嘻嘻...」

高高的馬尾綁在頭上看起來很有精神的女孩這麼說著。「太大聲了，她會聽見啦...」「又沒關係，聽見又怎樣..?」一群女孩窸窣窸窣的說著。我的名字叫織渚，國中三年級，目前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，就讀位於市中心的一所中學。

霸凌這種行為從來沒有停止過，這種事非常愚蠢，沒有人會想到被霸凌的會是自己，當初我就傻傻地處於這種狀態。短髮及肩的女孩，早已忘卻了五官的樣子，髮梢卻留在我記憶的一角，揮之不去，若是當時給予對方協助的話，會不會改變我此刻這可笑的現狀呢？

這一天，我一如往常的走進教室，一如往常的看見桌上那不堪入目言詞，一如往常的聽見別人的流言蜚語。當我拉開椅子坐下去的那一瞬間，「嘍！」宛如氣球洩氣般的聲音，從綁著一頭棕色馬尾的女孩口中，洩漏出來，緊接著，周遭的同學，開始哄堂大笑。從黑色百褶裙旁邊流出鮮紅色的液體，「嘍！？蜘蛛也來大姨媽？」一位留著黑色長髮的女孩，帶著戲謔似的笑容，眼神鄙視，語氣尖酸的說著，這位就是讓我墜入地獄的元兇，我不對她的話做出任何表示不滿的行為，站起身，低著頭走向廁所，一路上，旁人的眼光讓我感到羞愧，尖銳的讓人無法直視，彷彿就要刺穿我的身軀，我走到洗手台前，脫下裙子並開始清洗上面的顏料。

上課鐘聲響起，我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回那間陰暗的教室，我簡單的擦拭了一下桌椅，當我正要拿出課本時，令人無奈的事情再次發生了，沒有！沒有！到處都沒有！我的課本不見了，我心想一定是那些人做的，她們像是要逃避責任的樣子，一個個都若無其事。「老師，我忘記帶課本。」「沒關係，今天要分組，所以妳可以和組員一起看。」「嘍！」和我一組的其中一位組員發出宛如抗議般的咋舌，想必是不願和我一組，既無法交談也無法互動，一旁愉悅的交談聲在我聽來是那麼的刺耳，終於等到課堂結束，我鬆了一口氣，終於不用再繼續待在那種擾人心思的氛圍下了。當老師離開教室，周圍的人不約而同的都圍到了我的身旁，「喂..蒼尹，這樣不太好吧?」「沒事啦，只要在上課前收拾好就好了。」名為蒼尹的女孩這麼說著，我很清楚她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什麼，我從沒希望過會有人來幫助我，因為旁觀者都怕惹禍上身，會知道也是因為自己也曾冷眼旁觀過，「記得去把門窗關緊，窗簾拉上。」黑色長髮的女孩發號施令的說著，一個個的拳頭伴隨著疼痛落在我的臉頰、手臂、背部、腹部，沉重的力道朝全身襲來，他們的臉孔讓我感到畏懼，我支撐不住，倒了下來，我將全身的重量託付給身下的地板，瞬間，冰冷的觸感遍佈全身。其中一個

男孩將桌子大幅度的傾斜，抽屜裡的書本如流水般被倒下來，我的身體感受到書本的重量。

「唉！等會整理會很麻煩欸，所以之後妳要自己整理乾淨喔。」蒼尹面帶燦爛的笑容這麼說著，當我以為已經結束了的時候，突然一股疼痛從手背傳來，我能感覺到那凹凸不平的紋路在我手背上肆意踩踏著，大概是鞋底吧。沿著那雙白色布鞋，往上方一瞥，留著黑色長髮的女孩正毫不留情的踩著我的手，「踩得可很狠啊，小楓。」「沒辦法，蜘蛛就應該要像蜘蛛一樣，毫無尊嚴的在地上爬給人看，而我們做人的責任就是要負責踐踏這些醜陋的生物，總之就是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的道理。」這種歪理，我聽到耳朵都快長繭了。我看著他們離去的背影，緩緩的站了起來，收拾掉落在地板上的書本。當我要離開教室時，眼角餘光意外看到寫著我名字的課本在垃圾桶裡，殘破不堪，就像我方才的處境。放學，正當我要回家時，我抬頭一看，佈告欄上的紙上寫著"尊重 友善 包容"，看到這幾個字，我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揚，走出了教室。

回到家後，一進門，鼻腔就充斥著濃濃的酒精味，往客廳走去，滿地的空酒瓶四散著，看見那個人手上正拿著酒瓶喝著。他貌似注意到我的視線，接著他舉起還未喝完的酒瓶朝我打去，我來不及躲避，只好用手臂去擋，接著血從手臂某處順流而下，大概是因為酒瓶的玻璃碎片。他看到傷口不但沒停止，甚至還往我身上打了好幾拳，終於等到他打累了，呼呼大睡之後，我才去洗澡，伴隨著水聲，我暗自想著，欺凌我的那些人，她們的臉孔令我厭惡，但我更厭惡的是如此無力的自己...。我感覺自己人生就像是一場悲劇，不，是鬧劇，在旁人看來，我是多麼人模人樣，一站到名為校園的舞台上，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毫無意義可言。我關緊水龍頭，我腦海中剛才所想的一切，伴隨著流水聲的停止也漸漸被我拋諸腦後，我擦乾濕答答的身體，走出充滿水氣的浴室，換上平時鬆垮的睡衣，處理一下手臂上的傷口，自從媽媽離開這裡之後，傷口都必須自己處理，剛開始還有些不熟練，久了之後，處理這種事就變得爐火純青。我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地直到終於進入夢鄉。

短髮及肩的女孩又出現在我的夢中，我又夢到過去的事了...她每晚每晚都纏著我不放，即使忘卻了模樣，罪惡感卻依然存在，為什麼當初袖手旁觀，什麼都不做呢？真的是沒用的膽小鬼，事到如今，才來懺悔自己犯下的過錯又有什麼用呢？也不過是利用責備自己，感到些許輕鬆而已...啊...又要開始了...「請妳住手，拜託！」短髮及肩的女孩淚流滿面的說著，「安靜一點！再吵就全部燒掉！」黑色長髮的女孩粗魯的扯著另一個女孩的頭髮邊這麼說著，門縫的後頭，傳來陣陣燒焦味...

我從夢中驚醒過來，我摸著因冒冷汗而濕透的臉頰，很不舒服，手中緊抓著的是柔軟的棉被，因為抓得太用力了，變得皺巴巴的。第幾次了？

到底第幾次了？她每晚都來找我、質問我，為什麼能理所當然的過日子？喘不過氣來，好痛苦，每天每天都必須這樣，逃不了夢魘的魔爪。我看了一下，放在書桌上的藍色鬧鐘...才凌晨三點多而已...。我打開書桌上的檯燈，隨手拿起書架上江戶川亂步的《D坂殺人事件》來看，這是一本短篇倒敘推理的佳作，看推理小說，沉浸在作者所鋪設出來的劇情中，就能讓我忘掉一切痛苦的事，小說就像是我的避風港。

在校舍後方，蒼尹手裡拿著的是銳利的刀片，突然，身體一陣涼意，紀森楓往我身上潑了一桶髒水，「小楓，做得好！」一旁的蒼尹愉悅的說著邊把刀片遞給紀森楓，我稍稍抬起了頭，眼神帶點不屑。「區區蟲子不要得寸進尺了。」紀森楓平淡的說著邊用刀片往我臉上淺淺的劃了一刀，「下次可就不只一刀喔。」然後周圍的人開始朝我丟石頭，接著圍上來，又是一陣毆打，「我們來玩捉迷藏吧。」有個男同學這麼說著，並脫下我的鞋子丟進池子裡，白色的襪子因為濕透的緣故沾上了些許泥土，「哎呀，可能找不到了呢，遊戲結束，我們走吧。」男孩這麼說著，留下狼狽不堪的我。頓時，滿腔的怒火充斥在心中。

在空無一人的教室中，緋紅色的光輝從窗外撒落到被遺忘已久的桌椅上。從光輝中仔細一看，細小的灰塵仙子，正調皮的飛上飛下。而我正看著一切的發生，不禁開始慢慢回憶起與她想處的那段日子...

黑色的及肩短髮，在剪齊的瀏海下，那失去光彩的雙眼，沒有所謂「活生生」的感覺，絕望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吧。每當看到她的臉，心中的罪惡感會不斷的問我，為什麼袖手旁觀？為什麼不出面阻止？為什麼那麼無情？因為我怕惹禍上身，我怕下一個輪到我，我怕別人看我的眼光，在心裡反覆回答這個問題已經很多次了，罪惡感並沒有消失，反而越來越使我喘不過氣。

她本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女孩，讓我暗淡的人生染上了色彩，只是當時的我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。和她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是在學校的圖書館...因為上學遲到，午休時被老師處罰要去圖書館整理書。本來在家中睡不多的我，寶貴的午休時間竟然就這樣犧牲了，要整理的書很多，好想趕快回去睡覺...。這時，她從門口路過正好看見在整理書的我，走了進來，露出她那兩排白皙的牙齒，面帶微笑，眼中充滿了朝氣與色彩。「同學！我來幫你吧！看你好像滿暈的樣子！」「不需要，現在是午休時間，你不趕快回去的話，沒有問題嗎？」「只要你別說出來我在這鬼混的事，就沒問題啦！好啦！現在趕快整理書吧！這樣才能早早回去休息！」真壓不過她的氣勢...感覺和她相處的話會很麻煩，還是趕快整理完書，避免和她有更多得接觸吧...

之後，她很常來找我講話，我卻愛理不理的，我的個性與別人不太合得來，但她卻沒有因此而厭倦我，反而找更多話題和我聊，隨著時間的

流逝，我和她已無話不談，原本黯淡無光的中學生活，漸漸有了起色，我喜歡看到她的笑容，身心彷彿都被治癒，但直到事情發生後，她開始變得沉默寡言，身上的傷口一天一天在增加，也越來越沒精神，我知道的...我知道的..那一天我都看到了...「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我可以改！」「閉嘴！勾引別人的男友好玩嗎？」從門縫的後頭看的一清二楚，紀森楓等人，正在對趴在地上的女孩施暴，在女孩白色的襯衫中，可以微微透出些許傷口，不久，白色襯衫漸漸的被染紅了，「我發誓，我沒有這麼做！」女孩邊哭邊哀求著，我怕事的個性一再干擾著我，我沒有出手相救，我背叛了她，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候，我沒有放下救命的繩索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她落下懸崖，無法從黑暗中再爬出來，對不起！瓢崇！我對不起妳！原本在眼眶打轉的淚水，已經忍不住落了下來。

每當她被同學施暴完，我總會在事後出現，拿出我最擅長的事—包扎傷口。我真是最糟糕的爛人，只會在事後出現，不會當面阻止。但她並沒有責怪這樣的我，反而還感謝如此差勁的我。又有一天，我像平常一樣等著紀森楓等人走後，打算進去教室再替她療傷。但教室門是鎖著，門後傳來那女孩顫抖的聲音「抱歉，小渚，能...讓我一個人先靜一靜嗎？」接著震震抽泣聲傳入我的耳中，每一聲抽泣聲，都讓我的胸口像是被撕裂般的疼痛了起來，背後也開始沉重起來，一定是罪惡感爬滿了背脊。她的哭聲彷彿正訴說著她遇到的種種艱辛，我開始憎恨紀森楓等人所做的事，也厭惡著自己的無能為力。真想和她一起逃到很遠很遠的地方，那裡只有我和她，沒有那個人，沒有紀森楓她們...。但...沒有這種地方，就算有...她也不可能會和我去吧？畢竟她還有疼愛她的家人。

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，我只會哭，為了減輕罪惡感，我只能用幫忙包扎傷口來讓自己好一點，真是太醜陋了，事情一次次的發生，一次次的撕心裂肺，那是我最痛苦的時候，為什麼還要對我那麼溫柔？為什麼不罵我？這使我越來越覺得我真的是個罪孽深重的人，事實上也是如此。

如果給我一次回到過去的機會，我想阻止一切的發生。在實驗室外等著她出來的我正想著這次怎麼這麼久，一陣陣的燒焦味闖入鼻腔，發現情況有些不對勁。從門縫一看，裡頭的景象令我倒抽一口氣，紀森楓正拿著酒精燈燒著瓢崇的短髮。本來及肩的短髮，燒倒頸部上方，「可以了！」紀森楓滿意的說著，接著蒼銀拿起早已準備好的水桶，潑在瓢崇的頭上。接著，瓢崇沖出了實驗室，蹲在門口的我，看見她臉上的淚痕和飄落的淚水。她的下一個動作是我當初最想阻止的一件事，是我最後悔為什麼不阻擋的一件事，令我憎恨著自己因顫抖而無法行動的雙腳。她從女兒牆跳了下去，沒有一絲猶豫，好像正說著自己有一時的勇氣，卻沒有一輩子的勇氣...。樓下傳來的尖叫聲，正伴隨著我混亂的思緒...

頓時，身體開始發燙，思緒很混亂，眼淚很快就打濕了臉頰，模糊的視線，到最後..到最後..我還是只能哭泣而已，我飛奔似的跑到樓下，她的樣子，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，一臉解脫的樣子，這使我更加心痛，我緊緊抱著她的身體，眼淚落在她的臉上，身上的衣服也被染上顏色，不久，救護車來了，但她早已當場死亡。之後我被找去問話，我鼓起那一點點勇氣，拼命向師長們解釋原由，「是紀森楓害她自殺的，她燒光了她的頭髮，還毆打她。」「雖然妳朋友自殺是很難過的事啦，但也不能亂編故事冤枉我們啊，她是不知道怎樣要拿酒精燈燒我，結果不小心燒到自己，我們才拿水，幫她滅火，她身上的傷也不是我們造成的。」我真佩服她，竟然能若無其事的說謊，師長們個個也是怕事的樣子，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，接下來，因為我和老師告狀的事情，我成了下一個受害者。

記憶中的母親總是幫我包扎傷口，露出溫暖人心的笑容，當我被那個人毆打時，膽小的母親總是不敢出面阻止。即使如此，我還是愛著這樣的母親。母親也常常被那個人施暴，我不敢有任何反抗的舉動，母親也只能默默忍受。但是...有一天，母親承受不下去這樣的生活了...「媽媽，你要去哪裡...？」拿著行李箱的母親突然聽到我的嚇了一大跳，「小渚...對不起...媽媽要到很遠的地方去生活了...」母親充滿歉意的說著並面帶著感傷的笑容，「不會再回來了嗎？」我平淡的問著「總有一天會回來接你的...很晚了趕快回去睡吧！」我知道母親大概是不會再回來了，但我還是打算不阻止母親離開，雖然很難過很難過，但是只要母親能離開這地方，我也就心滿意足了。

現在回憶起來，當年的媽媽跟我現在一模一樣，而當時的我就像瓢崇一樣，儘管如此還是愛著這個媽媽，媽媽離開後，那個人變得對我更加惡劣，有時候甚至連飯都不能吃，失去朋友的痛苦加上那個人的惡行，使我倍感壓力，好幾次想過就這麼結束也不錯，但我還有事情沒辦完，還不能走。每一次的毆打，都使我刻骨銘心，痛楚深深的印在心裡深處，

站在她的位子前，撫摸著桌子，邊回憶與她相處的時光，突然腳邊落下一個信封，上面寫著我的名字，打開一看，眼淚又忍不住奪眶而出。

“小渚，我不生妳的氣，我也從未責怪過妳，即使疼痛使我發狂，我知道妳怕事的個性，我也不想連累妳，我不曾希望妳會來出面阻止，因為這點痛由我自己承受就足夠矣，也許哪天我想不開自殺了，不要為我哭泣，也不要為我做多餘的事，因為我想看到的並不是這樣，我只是想看妳過的好好的，我也知道妳身上的傷，但我從不過問，妳應該也很常為自己包扎傷口，我很感謝妳當時給予我的溫暖，不要認為一切都是妳的錯，不要把責任都往自己肩上扛，看著妳那瘦小的背影，不免有些淒涼，也許我們都是不幸的人，但痛苦使人成長，不要厭惡塵世，不要厭惡自己，雖然現實使人窒息，但請不要逃避，我會永遠陪在妳心裡，哪怕我離開了。”

那股悲傷感一直存在於我心中，當初你結束了一切並永遠離開，木已成舟，復水難收，這感覺竟然是如此的糟糕。曾經的快樂，現在則是悲傷，我再也感受不到你給予的一切。當初你給予我的關懷，竟是如此的溫暖。我的世界早已結束了，但我明白，我都知道，結束不單單只是結束，它同時也代表了全新的開始。你留給我的回憶，是令我痛苦的源頭，同時也是你給予我最後的希望！名為「人生」的舞台劇，永無止境，我絕不會再沉默無聲了！我看著她曾經跳下的地方，摸著女兒牆，我想追隨著她，我想再和她一起演出。